

徐皓峰 著

大日壇城

人間為何是佛境

作家出版社

徐皓峰 著

大日壇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日坛城/徐皓峰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63 - 5599 - 5

I. ①大…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694 号

大日坛城

作者: 徐皓峰

策划: 容丞和悦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和|·蒋艳

封面题字: 车前子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60 千

印张: 25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599 - 5

定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心得

邹静之

故 事

平生喜爱的故事大概如下：

“师（南泉）因东西两堂各争猫儿，师遇之，白众曰：道得即就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无对。师便斩之。赵州自外归，师举前语示之，赵州乃脱履安头上而出。师曰：汝适来若在，即救得猫儿也。”——《景德传灯录·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

南泉禅师原是用来劝架的，最后把事情闹大了，闹到了杀猫。

猫儿死了，两堂和尚各回房去。猫的纠结染到了南泉身上——他在想猫该不该杀？

设想南泉的内心活动：

倘若不杀，我自己把这猫儿留下——之后两堂和尚许会合起来把我杀了。历史上这种事很多。

再倘若，把猫儿断给某一堂和尚，之后另一堂和尚许会想办法再把猫儿夺回去，争来夺去——再无宁日。

……把猫放生了吧，之后它又会回来——事儿等于没了。

猫啊猫啊，还是当机立断杀了好。

南泉想想心定了。

赵州摇荡着从外边回来，南泉对弟子转述了刚才发生的事（这时看出了南泉心其实未定，否则一位老师怎么会急着向弟子叙述）。

事讲过了，赵州不说话。等了一会儿赵州把鞋脱了戴在头上走了出去。

（哈哈，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

赵州走了，赵州想用鞋把老师脑子里那个挥之不去的猫换掉……但没换成。

南泉赶着赵州说，“刚才你若是在，这猫儿就死不了了。”说来说

去还在猫上。

这样的故事有杀戮，有纠结，有转折，有喜剧效果，有人物对比，有道不尽的哲思和歧意。

文 字

平生喜爱的文字有很多种，试举一例。

绸缪（节选）

绸缪束薪，
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
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

译成白话：

正在用绳索捆着柴草，（低头干活。）
天上的三星出得这样早。（抬头看天。）
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
让我见过了你，
你是那样的你啊，
让我可怎么好。

……

一直以为好文字是指月亮的手，通过这手得见明月（“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

诗的前两句写，一个少女（还是少女有感觉）低头在捆柴禾，捆着捆着抬头看星空……这是一俯一仰，古诗中有很多俯仰的例子。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等等。俯仰是所感了……捆了柴再看星星，女孩子心里有事了。

有人会说这无关乎文字。实在的，那您就摇着手臂让咱看什么呢？

玄 机

一想到光年这个词，我就觉得自己活得不真实。

光年：长度单位，指光在一年时间中行走的距离，即约九万四千六百亿公里。

我们所在的星系——银河系的直径约有十万光年。

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最远的星，仙女座星系(M31)，距地球二百二十万光年。我们今天看到她的光，是在二百二十万光年前发出的，如果她熄灭了，我们用肉眼也只有二百二十万光年后才能发现。

这样的辽阔，自身都找不着了。哎，不知道了最好。不是那样，知道和不知道有区别。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有人说这是在写恐龙，他们真愿意把胸怀具体化。

好吧就说是恐龙吧，有一个现象——恐龙灭绝后，我们的心胸也变小了。这年头教你术的人多，道没人提了。

让我们胸怀恐龙吧。

大日坛城

以上的心得是我在读《大日坛城》时想到的。

皓峰先生有四本书，我都读过，他的书都有好故事，好人物；他的文字指着月亮；最要命的是他的书中实和虚混在一起那么地讲出，使我读时会有自己不真实的感觉。他深入的思索和飞扬的想象，一再地让我想到了“光年”这个词——那感觉像身后有一个辽阔的光年让你想投入进去再不出来，就是这样。

2010年春

序二：道术将为天下裂

——《大日坛城》记

周劲翔

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和尚入唐时，用日本作家梦枕獏的话：长安，正像一个快熟透了的果子。而彼时的日本岛，混沌初开，如同被扔入沧海中的弃儿，急需寻找到自己文明的母乳。

空海得青龙寺惠果大师的唐密传承，携唐密根本典籍《大日经》与《金刚顶经》回国，创立真言宗，成为日本国师。

日本宽永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本武圣官本武藏顶礼于佛前，开始撰写他生平体悟之《五轮书》。

1928年10月18日，吴清源从北京启程，由天津码头登船入海，前往日本。一年前，国共正式决裂；四个月前，日本人在东北，刚刚炸死了大帅张作霖；身后的故国，如同一盘没有下完的残局。吴清源开始了他在异国数十年的生死之旅。

以上这些，可视为《大日坛城》这部小说的大文化背景。唐密、围棋、武学，是《大日坛城》的核心要素。徐皓峰先生用一个武侠故事的筐将其融为一体，构建出一个独特世界：在中日关系最残酷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日本老武士试图通过一位来自中国的天才棋手俞上泉来破解他对《五轮书》的困惑，由此卷入到俞上泉的命运中……

围棋难写，静态的事物要准确地写出其中的张力变幻，更是难上加难。写棋最有名的算是川端康成吧，他好棋，懂棋，因缘际会，有幸与许多一流的围棋大师同处一个时代，又亲临现场，方能写出像《名人》这样的名作。

皓峰的这部小说吸取了川端语言上素色的特点，同时，由于他自身多年对武学和佛学的精习，他将内家拳劲道与速度，佛学在生命意境上的表述，在这部内容奇特的小说中从容展现了出来。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日本人写中国，有井上靖等一大批作家，由

于他们对中国文明的迷恋与深研，用一种新鲜的视角，创作出了如《敦煌》《杨贵妃》等传世之作。在当代，中国人所写的作品中，因为民族情感，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描写是相当表面局限的。

在《大日坛城》里，日本人人物形象众多，皓峰用一种平视的目光，跨越了那些政治、民族的鸿沟，以普世的情怀，书写出了每一个人物的复杂与细腻。

这是一本写了四年的书。

之前的三十多年，皓峰的命运可谓多舛，仿佛他的身子是一座可供实验的熔炉，各种能量争相涌入，他结下了各种奇特的因缘。少年时，他时常待在白云观，因为亲近，差点成为道士。后来，他学画，学武，再后来读了导演专业，写小说，写影视剧本，修习佛法。在每一个领域，皓峰都体现出很高的悟性，似乎都获得了某种神秘青睐，似乎都有可能成为其间的大成就者。

但在外人看来，那时候的他，具体呈现出的混乱行径，最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与现实的无法兼容。一度，皓峰成了一个怪人，看似一个被心魔纠缠、随时可能崩溃的天才。所幸，皓峰熬住了，他在众多的能量中去伪存真，进而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这四年间，皓峰走出他内心的密室，开始与现实生活的悲荣相处。在我看来，不解决世俗之道，一切的出世之道，皆为妄念。

2010年3月5日凌晨，收到皓峰短信：“《大日》完稿，天下太平。”几天后，收到皓峰发来的定稿。

这是继《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后，皓峰正式出版的第五本书，每一本书的背后，都结有一个深沉的因缘：《逝去的武林》以口述史的方式，是献给他武学上的恩师、二姥爷李仲轩老人的；《道士下山》虽以小说的形式，仍可视之为献给他当年入室求教数年、道学上的导师胡海牙老先生的。前者已经仙逝，生前把中华武学的精微之处借皓峰之笔，得以惠泽世人；后者仍然健在，且门庭兴旺。皓峰无意去渲染他传承上的显赫，但他心存感恩，这是他写作时的初心。

初心的清静，使得皓峰的每一本书，都在面世后获得了尊重。

《大日坛城》的面世，可视为皓峰自身修行证悟的一次集中表达。这是一本不好归类的书：相对真实的历史背景，以武侠小说的虚构外

观，由一盘又一盘生死劫杀棋局构成的主线，其中统领这些要素的魂魄却是唐密法门。

皓峰曾说，围棋与唐密，传入日本，用千年光阴，改变了日本人的气质精神，并延续至今。围棋是人间万象的聚合，简化到黑白胜败，天才者，方能由术入道。唐密在中国一度断了传承法脉，像是一种国运的寓言。

唐密是禅宗的义理与密宗的方法技巧圆融一身的法门。禅宗一直被汉地文人广为接纳，因失去了密法的指导实修，几乎变为一种口头禅，而密宗如果失去禅宗的义理作为底衬，很容易滑向对神通的迷信。

方法是术，需要义理阐明方向，获得正确的道。没有“术”的“道”很容易沦为空荡危险的主义，同样，没有“道”的“术”更容易将世人卷入功利迷途。具体到一个人如此，具体到一个国家民族，亦如此。皓峰用他擅长讲故事的方法，将唐密的仪轨要义精巧地融入他的小说，是有他的大愿心。

每一个修行者都需要一个坛城，物化的、内心的、有形的、无形的。每一个修行者需要同道在前方留下足迹，每一个修行者亦在寻找自己的师友同行。

皓峰是我大学时候的学长，我与皓峰的正式相识是在2008年。第一次正式见面后，我写下过这样的话：“皓峰毕业后，没有急着用地上或地下的方式挤入导演这个名利俱乐部。只是，重现生命本质美好光明与具体的名利相比，往往更像一个谎言。我很难轻易把自己交付给任何一门宗教，但我敬畏那些真正已在路上的修行者。”

委屈是世俗的感受，什么是真正的才华？能容下世间种种泥沙俱下的表象之物，进而生长出一点尘世间的根本之美，便是才华吧。

承蒙皓峰信任，我作为第一个全文读者，通宵看完了《大日坛城》，那是一个初春的早上，曙色空蒙，窗外传来晨行者的清脆的口哨声，给皓峰发去短信：人间即是佛境。

是为记。

2010年10月

大日坛城

目 录

1. 寂寞身后事	1
2. 地水火风空	6
3. 心盲	12
4. 方刀	20
5. 雪花山	27
6. 唐密	37
7. 白道	42
8. 废刀	51
9. 西园家法	60
10. 菊花台	69
11. 直取天下	79
12. 妖气	99
13. 耳边寒水古今声	110
14. 柳受边风叶未成	121
15. 乱言者斩	133
16. 静安寺	142
17. 头颅尚在好还家	150
18. 天比人间愁	157
19. 心似炉灰冷	169
20. 世上未有如公贫	173

21. 送君五千里与星一万筹	180
22. 杀气	191
23. 自在门	200
24. 花道	210
25. 狗宝竹衣	225
26. 南美	235
27. 大辉宝阁	245
28. 赢得长哭埋愁地	251
29. 一宵冷雨葬名花	271
30. 花港观鱼	291
31. 孔门射艺	311
32. 洗颈待砍	319
33. 无刀	327
34. 二刀	338
35. 台榭荒凉七百年	350
36. 开劫	365
37. 乐土	374
后记：失位者得先	384

公元724年，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北印度僧人善无畏在洛阳福先寺译《大日经》，宝月语译，一行笔录。

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善无畏再传弟子惠果在长安青龙寺绘制《大日经》境界，即大日坛城，画工十数人，除领班李真外，其余人姓名不传。

1. 寂寞身后事

他是一名牙医，在上海的“日本女子牙医学校”任教。他叫西园春忘，淞沪战役打响时，已在上海生活了十七年。他七十二岁。

他是个勤勉的人，十七年来，每晚都会写三千字以上的信。信的内容涉及上海的方方面面，有教师工资数额、棚户居民的卫生状况、餐馆的食谱……都是他辛苦搜集而来，每晚抄完这些琐碎信息，他会留出两个小时，写属于自己的文字。

已经有三十五万字了！他对这三十五万字反复修改，最终决定删减为二万字。多年的写作，令他逐渐醒悟，越复杂的文字越没有价值。

三十五万字中有着过多的感性，比如：“中国，漫无边际！即便仅是华中地区，其漫无边际也令人晕眩。但这种晕眩感，让我明白了中国对日本的意义。”

——这样的文字令他羞愧，那是十七年前他刚到上海时所写，当时他五十五岁。五十五岁，多么年轻！三十五万字中浓缩着他十七年的岁月，含着一个活生生的自己。

但他决定把自己从文字中剔除，剩下的二万字将以强大的理性征服后人。更好的是，对现任日本政府产生影响——他对此期望不高，因为他只是一个职位低下的间谍，而且生命危在旦夕。

淞沪战役开始后，中方取得绝对优势，击下日本飞机四十余架，两次重创日本军舰出云号，攻入日军在上海郊区的坟山阵地……他所在的日本女子牙医学校进驻中国士兵，他翻墙逃出，正奔走在一条阴暗的里弄中。

他穿黑色西装，拎着一个咖啡色公文包，即将走出里弄时，弄口拥入一伙手持砍刀的市民，喊：“你——日本人？”

他镇定回答：“跟你们一样，中国人。”
说完，他意识到自己的仁丹胡还没刮掉，那是日本人的典型特征。他被押走了。

看着绑在身上的粗大草绳，他后悔刚才没有说出：“对！日本人，一个理论家。”

西园春忘被押入一座酒楼的后院，预感死期将至，问持刀市民今天的日期，得到的回答是“8月21日”，追问：“哪一年？”持刀市民奇怪地看着他，说：“1937年。”

1937年8月21日……我已在世上活了这么久。其实他知道今天的日期，来到中国后，就养成了翻看皇历的习惯，皇历写有每日凶吉，今天不宜出行，宜洗浴。

他应该洗个澡，老实待在牙医学校。进驻校园的中国士兵只是将日本教员监管起来，并没有怀疑这是间谍机构。校园内有行动自由，可以从容地将材料销毁。

但他不能销毁那三十五万字，那是他一生心血，能够影响日本的未来。

所以，他逃了。
三十五万字装在咖啡色公文包中，被一个持刀市民拎着，送给一名中国军官。军官坐在一张乒乓球案子前，案子上堆满各种缴获品。

院子中排队站着四十余人，都有间谍嫌疑，逐一走到乒乓案子前接受审问。西园之前是一个背驼如弓的老人。看到有比自己更老的人，西园莫名地欣慰，狂乱的心竟安定下来。

老人走到军官跟前，军官从乒乓案子上拣出一把日本刀，刀鞘为乳白色，有银花雕饰，仅七寸长，再短一分就是匕首了。

军官：“这是什么刀？”

老人：“实在不能算是刀。日本武士的佩刀是一长一短，名为太刀和小太刀。这款刀比小太刀还短，是妇女和商人佩戴的，和外出时拿折扇一样，主要是装饰作用。”

军官：“这种小刀叫什么？”

老人：“小刀。”

军官笑了，继续询问。老人说他的女儿在上海经营餐馆，他随女儿生活，并出示了身份证。军官：“正打仗，为何上街？”

老人：“女儿不让我上街，但我喜欢上了一种中国食品——腐乳，已经两天没有吃了。”军官笑笑，挥手放行。

老人却不走，盯着兵兵案子上的小刀。军官叹口气，道：“毕竟是凶器，不能还给你。”老人举起右手，道：“对于我，不是凶器。”

他的手指细长白净，手背没有老年人常有的皱皮，如果不是一块暗黄色的老人斑，便是一只年轻人的手。

但这只手没有拇指。

军官面色慎重：“怎么回事？”老人平淡回答：“年轻时弄的，不值一提。”军官：“赌博出老千，被人砍的？”

老人右眉跳了一下，不置可否。军官：“现在是战时，真的不能还给你。”老人双手插入衣襟内，闭上眼，坐于地上。

这是不给便不走的表示。

军官：“你握不住它，何苦要它？”老人没有睁眼。左右士兵要把老人架走，军官摆手阻止，转而招呼其他人审问。

西园走上前，军官拉开咖啡色皮包。刚才，西园春忘已怀死志，现在他有了一丝活的希望，因为那个没有大拇指的老人，令他想起少年时听到的一个传闻。

日本明治维新后，颁布禁刀令，武士阶层被取缔，许多剑术流派就此消亡。几十年后，在国粹人士的策动下，警察署开设了剑道课，聘请剑士执教。这是剑士生存下去的不多的机会，竞争激烈。

一刀流出现一位强者，他公开比武，击败五名竞争者，取得教习职位。比武以木刀代替真剑，并要戴头盔、胸甲等护具。五次比武，他均一击便结束战斗，一击之下，对手或木刀折断或头盔开裂。

他惊人的力量令大众崇拜，颂为“百年一出的强者”。警察署举行教习就职仪式时，他没有出现，一个十三岁的男童代表他送来一方

黑底红纹的漆盒。

漆盒中是一截拇指、一封信。

信中说，随着西方文明的入侵，东方世界趋于功利，他的武功不知不觉也变得功利，一味追求力量，而忽略了剑的艺术。现在他已明白自己的错误，所以不能接受教习一职，并切下拇指，向世人表示追求力量的错误。

他的举动遭到西化人士的诟病，说是传统文化毒害了他。但他感动了大众，大众在他身上看到古代剑士的求道精神，期许他终成大器。

可他再没有进入大众视野，几十年来音讯全无。他的名字叫世深顺造。

——这个坐在地上的老人，会不会是世深顺造？西园春忘强忍着激动。军官翻看公文包中拿出的文稿，皱起眉头。

西园的稿子是汉字，按日本传统，正式文章要用中文。虽然明治维新后日文推广，仍有一些贵族坚持用汉字。

西园家族是贵族，曾在明治天皇逝世后，两度组建政府内阁，西园春忘属于这个贵族的支系，自小家境贫寒，但他为自己的血统骄傲，平时写作皆用汉字。

军官抬起眼，眼光冰寒：“你是间谍。”

西园瞟了一眼坐在地上的老人，回答：“是理论家。”

军官面露诧异。西园前跨一步：“西方文明的入侵，让亚洲变得功利，你们国民政府奉行的是英美体系，日本还在坚持东方文明。所以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不是地盘之争，而是文明之争。”

军官神情索然，道：“国民政府提倡言论自由，你可以有任何想法。”低头继续翻看文稿。西园注意到坐在地上的老人睁开了眼睛。

一双黯淡无光的眼。

军官念道：“把中国的王道换成日本的皇道——这怎么回事？”西园：“中国的王道缺乏稳定性，臣民可以推翻帝王，频频改朝换代，必然使全民缺乏信仰。日本的皇道是万世一系，皇族千年只是一家，所以全民心态稳定，凝聚力强。”

军官：“一家人永远做皇帝？”

西园春忘：“一个没有绝对权威的社会，是悲哀的。”

军官又翻看几页，吩咐左右士兵：“把他关起来。”

西园瞥了老人一眼，心中感叹：可惜他不是世深顺造。

西园被押出院子后，军官抓起乒乓球案上的白鞘小刀：“能从我手中拿起来，刀就可以带走。”军官松开抓刀的手掌，展平。

刀托于掌上，轻易便可拿走。

老人的眼依旧呆滞，站了起来，驼如弯弓的后背缓缓展开，青年人一般直顺。

军官斜靠椅背，似乎没注意到老人脊椎的变化，懒洋洋地说：“快点。”

老人伸出只有四根手指的右手，但在胸前停住：“听说太极拳有名为‘鸟不飞’的绝技，可以向我解释一下么？”

军官依旧斜坐，语气变得庄重：“鸟不飞，是先祖彭孝文的绝技，麻雀在他的手掌上飞不起来。麻雀起飞需要爪子蹬地借力，但麻雀爪子在先祖手掌上一蹬，先祖就把力化掉了。麻雀始终找不到发力点，所以飞不起来。”

老人嗓音阴沉：“在力学上很巧妙。我更佩服他的心境，只有纯无杂念的心，才能预感麻雀的动向，否则等爪子蹬了再化劲，是来不及的。”

军官坐直上身。

老人出现笑容，犹如裂开的伤口。

只有笑容没有笑声，笑容退去后，老人说：“日本的规矩，比武前要互报师门。日本的剑圣叫宫本武藏，他的武学叫二刀流，可惜失传。我原有师门，但我三十八岁退出此派，四十五年以来，一直在研究……”

军官：“二刀流？”

老人再次现出夸张的笑容，依旧没有笑声：“很难，宫本武藏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停在胸前的右手向军官伸来。

动作极慢，四根指头一触到刀柄，便停住了。老人的眼神依旧暗淡，道：“我已经八十三岁，比武的成败，对我没有意义。你还年轻，我不想你受挫。”

军官：“这是比武么？没人知道咱俩在干什么。”

的确，在满院人眼中，只是一个人要从另一个人手中拿东西。他俩的对话，无人能懂。